



水牛拉车是连接疍家人与陆地之间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。

一块泡沫绑上木板,漂浮在无际的海面上,皮肤黝黑的渔民脚下放着三两渔筐,手里撑一根竹竿,划破海浪波涛,从渔船上向海岸运送渔获。

新建设的游艇码头彰显着时代的新气息,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仍旧保持着传统作业方式的旧式疍家渔船,两者以水路为界,是城市变迁发展的佐证。

在冬日的海边,渔民正网罗刚收的渔获,一群人聚在一起,分享收获喜悦,而更有渔民悠闲踱步于海滩,几只黄狗相伴,是难得的闲趣时光。

在纪实相册《海南疍家人》中,一幅幅以船为家、以渔为业、长年漂泊沧海的疍家人以海为生的画面跃然纸上,这是摄影师杨威胜的镜头下,三亚、陵水、临高、儋州、东方、文昌等我省多地市县疍家渔民生活的全景,是我省疍家文化的真实反映。

本版图片均由杨威胜拍摄



捕鱼归来的疍家渔民。

踏浪而行 疍家光影

文海南日报记者 刘梦晓



以海为生、以船为家的疍家人在船上行走如履平地。

说起为什么要拍摄疍家人,杨威胜颇为感慨:“无论现在的三亚怎么繁华,人们都不能忘记,三亚的繁荣是源于疍家人组成的小渔港。”他说,三亚的疍家人是广东疍家人在海南的延续,亦是昔日为荒芜三亚带来繁华的一群人。而令他不住扼腕的是,随着城市的繁荣与发展,疍家人的生存境况快速变化:“在长期关注、跟踪、拍摄疍家人的专题过程中,我发现许多‘疍家文化’都在渐进式或快速地消逝,我对此深深感到惋惜!而我所能做的却微乎其微,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干着急!”

就这样,杨威胜决定用镜头记录下疍家人的生活光景。从2006年至今,杨威胜用10年时间,关注、追随、跟踪、拍摄疍家人纪实专题,他从摄影的视角用摄影的语言讲述疍家人的故事,用纪实的白描摄影手法,向人们呈现了原生态下的疍家渔民生产生活场景,真实记录了疍家人全景式的生活风貌,立体展现了疍家人的喜怒哀乐。

在这一过程中,疍家人的

质朴令他至今难忘。在某一年的端午节,杨威胜到疍家人社区进行拍摄、记录疍家渔民自发举办的“龙舟赛”活动,因为当时两岸站满了观赛的人群,无法靠近拍摄比赛的现场,会说白话的杨威胜着急地向一位疍家长者说明来意并寻求他的帮助。

只见这位长者二话没说就把杨威胜领到自家的小船艇上,并亲自开船从河海的交汇处驶向龙舟比赛的水域,让杨威胜得以近距离地拍摄到激烈的比赛场景。

让杨威胜更为感动的是,比赛结束之后,这位疍家长者还邀请杨威胜到疍家人的“疍家棚”居住区,观看疍家人男女老少在海上“洗龙水”的热闹场景。

临别时杨威胜提出要付费,这位长者却拒绝了:“你来看我们疍家人这里看龙舟赛,就是我们疍家人的客人,我用船摆渡送你一下这是顺手的事,算不了什么!”话起音落,他还从船头的一个篮子里拿出4个粽子塞到杨威胜手里:“这是我们疍家人包的粽子,今天是端午节,你拿回去尝尝!”

“多么淳朴善良的疍家人,多么热情的待客之道!”每每回忆起这段时光,杨威胜都感慨万千。也正是因为疍家人的热情淳朴,在拍摄的过程中杨威胜得到了许多疍家人的帮助,结交了许多疍家朋友,更让杨

威胜深刻感受到,为疍家人留下更多时光烙印,是自己的责任!

多年跟踪拍摄,杨威胜访问的疍家渔民不计其数,亦不知被海浪打湿多少次、被烈日晒掉多少层皮,他走进三亚市疍家人的驻地社区,深入渔港码头,泊船锚地,拍摄积累了逾万张毛片,以纪实影像记录下疍家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状况,和他们的生活片段及其点点滴滴,向人们呈现或讲述行将消逝的一切:诸如疍家人昔日居住行将消失的“疍家棚”;已列入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“咸水歌”;疍家人极具特色的“老爸茶”、“艇仔粥”、“鸡仔饼”;还有传统的“划龙舟”、“洗龙水澡”以及祭拜“妈祖庙”、“五龙公庙”等等纪实画面,特别是相册中用了相当的篇幅刊载“疍家女”和“疍后人”的图片,其中不乏生动有趣的精彩瞬间,真诚感人的人物表情和不可再现的生活场景,使得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疍家人群体跃然纸上。

翻看着一张张照片,那不可再现的光影令杨威胜感慨:“作为一个摄影人,拿起手中的照相机记录行将消逝的事物,为历史和后人留下真实而弥足珍贵的影像记录,这是摄影人的一种社会责任,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担当。放慢脚步,找寻灵魂,记住乡愁,想必也是纪实摄影的应有之义!”



疍家孩子无邪的天性和无忧的童年。